

传道书第一章译文对照

【传一 1】

〔和合本〕「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吕振中译〕「在耶路撒冷的王、大卫的儿子、传道人的话。」

〔新译本〕「以下是传道者，就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所说的话。」

〔现代译本〕「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语录。」

〔当代译本〕「我是大卫的儿子，耶路撒冷的王，现在以传道人的身分和大家一同作人生之探索：」

〔文理本〕「耶路撒冷王大卫子、传道者之言、」

〔思高译本〕「达味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训道者」的语录：」

〔牧灵译本〕「以下是耶路撒冷君王、达味之子、训道者之话语：」

【传一 2】

〔和合本〕「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吕振中译〕「传道人说：虚空之虚空！虚空之虚空！万事都虚空！」

〔新译本〕「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现代译本〕「传道者说：空虚，空虚，人生空虚，一切都是空虚。」

〔当代译本〕「在我看来，一切都是泡影，一切都是徒劳的。」

〔文理本〕「传道者曰、虚空之虚空、虚空之虚空、万事虚空、」

〔思高译本〕「虚而又虚，训道者说：虚而又虚，万事皆虚。」

〔牧灵译本〕「一切都是空的，训道者说，什么都是虚空、无意义！」

【传一 3】

〔和合本〕「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吕振中译〕「人的一切劳碌、他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有甚么益处？」

〔新译本〕「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对自己有甚么益处呢？」

〔现代译本〕「人在太阳底下终生操作劳碌，究竟有什么益处？」

〔当代译本〕「人在日光之下，即使辛勤工作，又有甚么益处呢？」

〔文理本〕「人于日下所劳力之操作、何益之有、」

〔思高译本〕「人在太阳下辛勤劳作，为人究有何益？」

〔牧灵译本〕「人在太阳底下终日辛劳究竟有何益处？」

【传一 4】

〔和合本〕「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吕振中译〕「一代在过去，一代又到来，地却永远存立。」

〔新译本〕「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存在。」

〔现代译本〕「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世界老是一样。」

〔当代译本〕「时代不断更替，大地却丝毫没有改变。」

〔文理本〕「一代既往、一代又来、大地永存、」

〔思高译本〕「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仍然常在。」

〔牧灵译本〕「旧一代过去，新一代诞生，大地依旧常在。」

【传一 5】

〔和合本〕「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吕振中译〕「日出，日落，喘嘘嘘地跑回它所由出之地。」

〔新译本〕「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匆忙回到它上升之处。」

〔现代译本〕「太阳上升，太阳下沉，匆匆地赶回原处，再从那里出来。」

〔当代译本〕「太阳出来又落下，转瞬之间，又从原处升起。」

〔文理本〕「日出日入、速返其所出、」

〔思高译本〕「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匆匆赶回原处，从新再升。」

〔牧灵译本〕「太阳升起，又落下，匆匆忙忙过一天，又回到出发地。」

【传一 6】

〔和合本〕「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吕振中译〕「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又循其旋转道返回原处。」

〔新译本〕「风向南刮，又往北转，循环周行，旋转不息。」

〔现代译本〕「风向南吹，又转向北，不断地旋转，循环不已。」

〔当代译本〕「风吹向南，又转向北，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文理本〕「风向南吹、转而北行、回旋无息、返其原道、」

〔思高译本〕「风吹向南，又转向北，旋转不息，循环周行。」

〔牧灵译本〕「风吹向南，又转向北，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

【传一 7】

〔和合本〕「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吕振中译〕「溪河都往海里流，海却没有满溢；溪河流到哪一个地方，还再流到那里。」

〔新译本〕「江河向海里流，海却不满溢；江河之水归回本源，循环流转。」

〔现代译本〕「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不溢；水归回发源之处，又川流不息。」

〔当代译本〕「江河涌流入海，海却不会满溢；江河从何处流出，又返回原处，川流不息。」

〔文理本〕「诸川汇海、而海不盈、川流所出、复归其处、」

〔思高译本〕「江河流入大海，大海总不满溢；江河仍向所往之处，川流不息。」

〔牧灵译本〕「条条江河归大海，大海却永不满溢；江河又从源头开始，川流不息。」

【传一 8】

〔和合本〕「万事令人厌烦（或作“万物满有困乏”），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吕振中译〕「万物（或译：万事都有）都疲劳困乏；人也不能说得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新译本〕「万事都令人厌倦，人说，说不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现代译本〕「万事令人厌倦，无法尽述。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当代译本〕「这一切使人厌烦的事，实在不可言喻，纵然放眼观看，耸耳聆听，也不得满足。」

〔文理本〕「万物困乏、言之不尽、目睹之而不饜、耳闻之而不盈、」

〔思高译本〕「万事皆辛劳，无人能尽言：眼看，看不够；耳听，听不饱。」

〔牧灵译本〕「言辞何其多！什么人来说也说不尽，终会令人生厌。眼睛永远看不够，耳朵听也听不完。」

【传一 9】

〔和合本〕「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吕振中译〕「必有的事、是曾经有的；必行的事、是曾经行过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新译本〕「已有的事必再有，作过的事必再作；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现代译本〕「发生过的事还要发生；做过的事还要再做。太阳底下一件新事都没有。」

〔当代译本〕「过往曾发生的事，将来也必再发生，先前做过的，将来也必再做。在日光之下，根本没有新奇的事。」

〔文理本〕「事既有、必复有之、事既为、必复为之、日下无有新事、」

〔思高译本〕「往昔所有的，将来会再有；昔日所行的，将来会再行；太阳之下决无新事。」

〔牧灵译本〕「如今发生的事其实早已发生过了；将来要做的今天也已经做了。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传一 10】

〔和合本〕「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吕振中译〕「哪里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看哪，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新译本〕「有甚么事人可以说：“看啊！这是新的”？其实，很久之前已经有了，在我们之前早就有了。」

〔现代译本〕「有哪一件事人能说：“看吧，这是新的”？不可能！在我们出生以前早已经有了。」

〔当代译本〕「你能告诉我那一件事是新的吗？没有。它们早在我们以前已经存在了。」

〔文理本〕「人岂能指一事曰、试观此乃新事、我侪以前之世、已有之矣、」

〔思高译本〕「若有人指着某事说：「看，这是新事。」岂不知在我们以前早就有过。」

〔牧灵译本〕「有事发生，有人跟你说：“瞧！这是新鲜事！”实际上，我们眼前所见，早在几世纪前就有过。」

【传一 11】

〔和合本〕「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吕振中译〕「先前的世代无人怀念着；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原文：他们〕也不怀念。」

〔新译本〕「以前的事，无人记念；将来的事，后来的人也不追忆。」

〔现代译本〕「往昔的事没有人追念；今后发生的事也没有人记住。」

〔当代译本〕「过去的事那么容易被人遗忘，将来的事也定必如此；这一切的事，必不为后人记念。」

〔文理本〕「已往之世、无记忆者、将来之世、后亦不记忆之、」

〔思高译本〕「只是对往者，没有人去追忆；同样，对来者，也不会为后辈所记念。」

〔牧灵译本〕「只是我们不再怀念往昔；对今日情况亦然如此，未来之事，总有一天也会被遗忘。」

【传一 12】

〔和合本〕「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

〔吕振中译〕「我传道人、我曾在耶路撒冷作过王管理以色列。」

〔新译本〕「那时，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的王。」

〔现代译本〕「我是传道者；我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

〔当代译本〕「身为传道者的我，曾经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的王。」

〔文理本〕「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王、」

〔思高译本〕「我训道者，曾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君王。」

〔牧灵译本〕「我，训道者，曾是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君王。」

【传一 13】

〔和合本〕「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

〔吕振中译〕「我专心一志用智慧去寻求窥探天下所发生过的一切事，就知道神给世人所劳碌的是多么吃力的劳苦。」

〔新译本〕「我曾用智慧专心寻求查究天下所发生的一切事；原来 神给予世人的，是劳苦的担子，叫他们为此烦恼。」

〔现代译本〕「我决心用智慧探求，考察天下发生的一切事。神给人类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啊！」

〔当代译本〕「我曾一心一意运用智慧去探究天下各样的事物，这是神给人一项极艰辛的工作。」

〔文理本〕「专心用智考察天下所为之事、则知此为苦任、乃神畀于世人、以之为务、」

〔思高译本〕「我曾专心用智慧考察研究过天下所发生的一切；——这实在是天主赐与人类的一项艰

辛的工作。」

〔**牧灵译本**〕「我潜心研究纵横天下之事，为了从中获得智慧。然而天主在这方面给了人难堪：因为一切显然只有种种挫折。」

【传一 14】

〔**和合本**〕「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吕振中译**〕「我见过日光之下所发生过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新译本**〕「我看过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不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现代译本**〕「我观察了世上的一切事；一切都是空虚，等于捕风。」

〔**当代译本**〕「我曾观察一切在日光之下的工作，看！这些都是枉然费力，有如捕风一样。」

〔**文理本**〕「我见日下所为之事、悉属虚空、莫非捕风、」

〔**思高译本**〕「我观察了在太阳下所发生的一切：看，都是空虚，都是追风。」

〔**牧灵译本**〕「我仔细观察了天底下发生的事，得一结论：万事皆成空，一切都会随风而逝。」

【传一 15】

〔**和合本**〕「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

〔**吕振中译**〕「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

〔**新译本**〕「弯曲的，不能弄直；缺少的，不能数算。」

〔**现代译本**〕「弯曲的东西不能变直；没有存在的事物不能数算。」

〔**当代译本**〕「弯曲的不能变成笔直，缺少的不能算为充足。」

〔**文理本**〕「曲者不能直、缺者不能数、」

〔**思高译本**〕「弯曲的，不能使之正直，亏缺的，实在不可胜数。」

〔**牧灵译本**〕「弯曲的不能再伸直；既成遗憾的，无法再弥补。」

【传一 16】

〔**和合本**〕「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能和知识的事。」

〔**吕振中译**〕「我、我心里自己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所有管理耶路撒冷的人；我的心也经验了许多有智能有知识的事。』」

〔**新译本**〕「我自己心里说：“我得了极大的智慧，胜过所有在我以前统治耶路撒冷的人；我见识了许多智能与知识。”」

〔**现代译本**〕「我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大人物，比任何一个统治过耶路撒冷的人都有智慧。我知道智能是甚么，知识是甚么。」」

〔**当代译本**〕「于是我自豪地说：“看，我的智慧深广，远超过耶路撒冷以前所有的王；我的心灵得到丰富的智能和知识。”」

〔文理本〕「我心自谓、我获大智、胜于先我在耶路撒冷者、我心多历智识、」

〔思高译本〕「我心里自语说：「看，我获得了又大又多的智慧，胜过了所有在我以前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我的心获得了许多智能和学问。」」

〔牧灵译本〕「我心想：“看，我的智慧，比从前任何一位统治过耶路撒冷的人都要高出许多。我掌握知识，洞悉世事。」

【传一 17】

〔和合本〕「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

〔吕振中译〕「我专心一志要明白智慧，要明白狂妄、和愚昧，就知道这也是捕风。」

〔新译本〕「我又专心究察智能和知识，狂妄和愚昧，才知道这也是捕风。」

〔现代译本〕「我决心辨明智能和愚昧，知识和狂妄。但是，我发现这也是捕风。」

〔当代译本〕「我又专心去察明智慧以及疯狂和愚蠢之间的分别，就发觉这种寻索也像捕风一样。」

〔文理本〕「我复专心以明智慧、而知狂妄愚蒙、乃觉亦属捕风、」

〔思高译本〕「我再专心研究智慧和学问，愚昧和狂妄，我纔发觉：连这项工作也是追风。」

〔牧灵译本〕「我努力去分辨智慧和愚昧，道理和狂妄，却发现连我为分辨而作的努力，也是空洞如风。」

【传一 18】

〔和合本〕「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吕振中译〕「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苦；增加知识，就增加痛苦。」

〔新译本〕「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就加增痛苦。」

〔现代译本〕「智慧越多，烦恼越深；学问越博，忧虑越重。」

〔当代译本〕「因为智慧愈高，愁烦愈多；知识愈广，痛苦愈深。」

〔文理本〕「盖智慧多、则愁苦亦多、知识增、则忧戚亦增也、」

〔思高译本〕「因为，智慧愈多，烦恼愈多；学问越广，忧虑越深。」

〔牧灵译本〕「智慧越多，忧虑则越多；学问越多，痛苦也越深。」」